

# 基于网络社群营造线上中文教学语言环境的路径探索

吴剑\*

浙江大学, 中国

苟馨予

联合利华, 中国

## 摘要

网络社群在营造线上中文教学的语言环境上潜力巨大, 国际中文教育的师生应善于利用网络社群, 充分发挥网络社群在辅助中文教学上的潜在优势, 并规避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式中文教学的可持续发展。Chinese Language Stack Exchange 是最早的一批国际中文学习社区, 通过描述和讨论其在学习者与学习社区的工具交互、学习者与目的语认知内容的内容交互、以及学习者之间的情景交互这三个方面的功能设置, 指出未来可将其应用于营造和创设线上中文教学语言环境的可能路径。分类使用网络社群、过滤网络碎片信息、后台监控学习进程、建立规则意识、鼓励学生进入兴趣小组等都是行之有效的策略。国际学生在网络社群中的有效互动模式对于他们在线自主写作能力的养成是有借鉴价值的。

## 关键词

网络社群, 语言环境, 线上中文教学

## 1 引言

在“用户主导型”的 Web2.0 时代, 网络社群已成为了现代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外国人在线学习中文的过程中, 也逐步出现了由中文学习者自发组织形成的网络学习社群, 比如 Chinese Language Stack Exchange (以下简称: CLSE) 这样语言学习类网络平台就逐渐集聚了一批熟练忠实的用户。全球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加速了中文课堂与网络社群的结合, 在经历了从 2020 年到 2023 年的在线直播、视频会议、录播、慕课、微课等多种形式的线上中文教学实践以后, 国际中文教师已经逐渐开始意识到社会性网络和网络社群(如钉钉群、微信群、豆瓣小组、知识论坛等)对超越课堂语言学习的补充作用及其独一无二的优势。

鉴于网络社群和社会性网络拥有课堂学习所没有的互动模式, 并且其所搭建的虚拟交往空间使得学习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能得到极大延伸, 因此它们在语言学习和教学环节中具有一些传统学习方式无法企及的优势。遗憾的是当前, 中文学习者加入网络社群进行学习多为没有指导的“自发事件”。教师需要加强引导学生们合理地使用社群网络, 从而促进学生自发地进行课外学习。

\* 通讯作者。联系电邮: [wujian0823@zju.edu.cn](mailto:wujian0823@zju.edu.cn)

Rheingold (1993) 最早在其著作中对“网络社群”进行了具体的定义,他认为网络社群是在网络空间形成的一种“社会性集群”,当有足够多的人长时间参与到同一个话题的互动之中,并交叉有情感交流时,便产生了网络社群。广义的网络社群包括:

1. 封闭的网络群组(如微信群、钉钉群等)。
2. 需注册并认证通过的半开放平台群组(如校内 BBS、Blackboard 平台等)。
3. 依托于全开放的网络平台,基本不设浏览权限的社群(如 Facebook、知乎、微博等)。

我们应当特别关注第三类网络社群:即依托于全开放的网络平台的社群,该类社群最符合 Web2.0 时代的网络社群特征,是使用率最高,发展最为迅速的一类网络社群。在全开放的网络平台中,所有用户都可以浏览、发言及回帖。本文重点分析的是 CLSE,这是一个不需要身份认证的非局域网网站。CLSE 依托于 StackExchange 大平台,属于最早的一批国际中文学习社区,专业化强,栏目分类细致,用户中既有粘性较强的中文学习者,也有活跃程度高的中文母语者,能够更直观地反映中文学习者在使用网络社群时的使用习惯和常见问题。

吴剑和王尧美(2022)指出,线上中文教学中的师生交流是受制于语境(context-sensitive)的,无论是在直播/视频会议教学中,还是在慕课和各类网络社群中,良好的语言环境都能够帮助师生双方理解意义和推动中文的有效输出。因此,本文希望从考察 CLSE 这个成熟的应用个案出发,能够探索出基于网络社群营造线上中文教学语言环境的可能路径。

本文采用 Means *et al.* (2014:6) 对“线上教学”的定义,指“以学习为目的,以互联网为媒介,学习者与学习内容或其他学习者进行互动”。根据该定义,线上中文教学既可以是正式课程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是学习者在互联网上的自主学习。换言之,线上中文教学既可包括在课堂内的教学,又可包括课堂外的教学。当前三种主流的在线教学形式是:独立的在线学习、学习者的在线社区、慕课。

## 2 文献综述

Web2.0 时代的到来,加上全球范围内新冠疫情对网络学习的强推动力,语言学习走出了课堂,走进了网络。Web2.0 时代相较于 Web1.0 时代意味着内容更丰富、联系性更强、工具性更突出的社会网络模式的发展(杨敏、卢成林,2008)。用户在这样的网络平台中自主分化成了一个一个的网络社群,在语言学习领域,自然也结成了以语言学习为目标的社群。

### 2.1 同伴互动和语言学习

网络社群中学习行为的底层逻辑是同伴互动,即学习者之间的陪伴、交流与交互。国外对于网络同伴互动对于语言学习的作用研究起步早,有广阔的学习借鉴空间。

但需要研究者们意识到的是,同伴互动并不是网络教育带来的新概念,不论是在基于课堂的二语学习还是在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的教学实践中,同伴互动其实一直都是语言教育的宝贵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文化学习的基石。这种社会文化视角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人类的心理功能是一个中介过程,其中“语言使用、组织和架构是主要手段”(Lantolf & Beckett, 2009)。这种发展过程嵌在特定的交互环境中,认知发展可以通过社会交往展开(Mills, 2011)。

这也就是说,语言学习不应该与世隔绝,被规范在有限的课堂学习中,而应该嵌入适当的、可持续的环境中,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者有机会分享材料、资源和个人观点(Akbari *et al.*, 2016; Peeters, 2015)。因此,教育者应该在认知和社交方面刺激学习者并促使他们自主输出、

自我纠正和修改输出，让他们有机会体验该门语言在实际情境中的使用。此外，应创造机会使学习者收到来自同侪的评论和观点，并通过讨论来发展他们的个人能力。

Sato & Ballinger (2016) 在他们的教学实验中指出，学习者遇到问题和挑战时，同伴交互能够比其他类型的交互（比如师生互动）更快解决问题，并且作者认为，学生之间的提问比向老师的提问要多得多。和与母语者交互时不同，他们在与同伴的交互中会倾向于获得更多的反馈和澄清。可见同伴交互的效率更高，焦虑感更低，因此在学习者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极其重要。

在当前对于网络语言学习中的同伴互动研究方面，张秀芹和贺玉珍（2018）将网络互动与课堂互动进行对比实验，发现网络文本互动会显著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更有利于学生在维持学习目标，并且会为学生提供比课堂互动更强的情感支持，其中比例最高的是网络文本的“提高参与度”在同伴支架中的作用（50.6%），远高于课堂互动（29.5%），说明学习者在网络中的积极性高于线下课堂。

Peeters (2018) 曾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进行了历时两年的 Facebook 项目，两组一年级英语学习者被要求在 Facebook 上讨论自己的论文，分享自己的写作过程或遇到的挑战，并上传到学校的学习平台。Peeters (2018) 在两年中收到了 5834 个帖子，通过转码和文字处理，他将讨论内容进行了分类和编码。基于该 Facebook 研究，他总结出了互动交流和教学意义模型，将互动过程分为：（1）认知，即通过语篇输出表达意义；（2）元认知，即反思、总结和计划；（3）资源组织，即适应新的社区和学术环境；（4）社会情感，即建立和保持凝聚力，交流情感、价值观和立场。

该试验样本量可观，数据分析扎实，为借助网络互动进行写作训练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结论，影响力较大，也为网络语言学习文本的内容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是由于实验对象和实验环境具有封闭性（学习者均为大学生，且仅限于校内讨论，未暴露于公开的网络平台），可能影响了学习者的心理状态。并且由于老师要求将 Facebook 上发表的内容上传至学校平台，将结果向导师汇报，即使发言者为匿名，这一过程仍会对学习者的发言内容和发帖频次造成心理压力，和自由讨论发帖的网络现实环境有出入。由于发帖和讨论是老师所要求，所处环境也较为安全，一部分公开社交平台上的“沉默学习者”（Fernández Dobao, 2016）将不会被发现。由于环境封闭、目的明确，学习者接触其他文化圈甚至母语者的机会被剥夺了，限制了外界信息资源的分享途径。

除此之外，在网络语言学习中需要注意的是在没有老师引导的情况下，在网络社群中进行语言学习是具有挑战性的。由于网络环境中学习者被要求进行自主学习（Peeters & Fourie, 2016），他们必须熟悉自己所处的网络学习环境，明确每个阶段的学习目标，并且必须使用通用的学术话语才能在网络社群中发挥作用，克服这些门槛是充分发挥网络社群优势进行语言学习的关键一步，需要经过精心的引导和设计。

除了对语言本体学习有促进作用之外，网络社区的存在对学习者来说更能够提供文化认知上的帮助，建立对所学语言文化的认同感（Blattner & Fiori, 2009）。研究者对 37 名选择西班牙语课程的学生使用 Twitter 和 Facebook 的感受做了调研，对比数据发现，被分到社交媒体组的学生认知得分最高的是“对西班牙语国家和时事的认识”，学生们对可以选择并找到真实的、感兴趣或具有刺激性的文本最为看重。在分享这些信息之前，学习者需要参与分析这些文本，这促进了半自然的在线社区的形成，学生们因为社交平台的异步特性有时间来反思、处理并回真实的材料。

由此可见，社交媒体作为课堂的外部延伸和媒介超越，它能提供真实的语言使用平台。学习者不仅受益于语言技能的提高，也解除了地域的限制，能够参与目的语地区的文化和时事讨论，增强了文化上的认同。

## 2.2 线上语言课堂教学研究

除了学习者的自主学习会受到社会性网络发展影响之外, 课堂教学也因疫情和网络的迅猛传播变化出更多的形式。文秋芳和杨佳(2020)在疫情后通过与西方国家的横向比较, 指出了国际中文在线教育市场运行机制不够完善灵活的问题。关于利用网络资源开发线上教育平台, 西方已经有一些成熟的数据和研究支持。Means *et al.* (2014) 在《Learning online: what research tells us about whether, when and how》这本书中分析了大量的 K12 和高等教育中的在线教育实例与数据, 总结性地指出在线教育的必然性, 书中的各类调查数据模型和针对不同类型线上学习的反馈机制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疫情期间国际中文教师不得不由线下课堂转变为线上课堂, 渐渐摸索和发掘出适合自己教学的媒体工具。但当传统的教育者走出心态与教学方法的调试区间, 迈出改变的第一步, 他们会发现课堂教学与社会性网络并不是相斥的, 反而, 面对“网络原住民”的这一代学生, 让学生们走出课堂, 走进网络, 恰恰开创了学生适应并欢迎的新型教学模式。

“网络原住民”是 Prensky(2001)提出的概念, 指的就是在网络、电脑等科技产品所充斥的环境之下成长的一代人, 数字化是他们熟悉的生活方式。Prensky(2001)认为, 数字原住民的信息处理方式是多线而非单线的, 相比于文本信息, 他们接受音视频信息的能力更强, 倾向于合作而不爱独立学习, 更愿意“游戏”而非“严肃”学习。

因此, 教育者们需要意识到, 如今新一代的语言学习者与互联网是不可分割的, 他们会主动从网络中获取知识, 并加入自己感兴趣的社区, 在碰到学习中的问题时, 他们有很大几率会选择寻求网络上的“伙伴们”解答问题。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强, 接受新事物更快, 老师和长辈们甚至要反过来向他们学习(武和平、康小明, 2021)。当课堂教学搬进了网络, 其实进入了网络原住民学习者的舒适区, 教育者需要做的, 是营造一个好的网络学习条件, 引导学生们自主从网络上获取知识, 进行操练, 这相比于课堂内有限的师生交互, 是更大更广阔的学习空间。

国外有不少学者在教学实验中将网络平台引进了课堂。Ducate & Anderson (2011)在法语、西班牙语、德语课堂中进行了实证研究, 让学生借助维基百科帮助自己的语言学习, 他们发明了三种使用方式: 建立学生自己的小百科全书(Micropedia Project), 续写故事(Branching Story)和提前阅读材料(Pre-reading Project)。在实验结束后, 他们对学生做了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学生对于通过使用维基百科合作学习做出了积极评价, 虽然有部分学生反映对学习主动性有打击, 来源也主要是源自于教师的设计和管理上的问题, 比如分工不完善和时间规划问题, 与网络平台本身的工具特点无关。

## 2.3 在语言教学过程中利用网络社群的研究

多数情况下, 语言教师只会在班级内部进行网络平台的交流, 学生的操练对象只局限于班级内的同学和老师。即便在少数一些情况下, 教师会让学生走出课堂, 与目的语社会产生交集和交流, 但这种交流也缺乏“自发性”。网络平台上的母语者与语言学习者是一种“陪练”与“被陪练”的关系。也就是说, 当教师不再人为地安排“教学任务”时, 这种交流便不会在真实的语境中发生(曾稚妮, 2018)。这种作业式的交流任务与学生真实地参与目的语社会的互动讨论还有很大距离。

除了课堂教学, 培养学生发展自主实用技术进行学习也尤其重要, 它不仅为真实的语言接触和使用提供了重要环境, 还为语言学习提供了大量的认知和非认知功能帮助(Benson, 2013; Blyth & LaCroix-Dalluhn, 2011)。但是学生自主使用技术学习的程度存在巨大差异, 有的学生使用时长每周多达14小时, 而有的学生使用时长每周小于一小时(Lai & Gu, 2011)。

鉴于课外技术使用与学习的积极关联，以及学习者使用技术资源的巨大差异，教育者应当了解如何帮助学生创造有利条件，从而促进语言学习者自主使用技术进行学习。然而，李宝贵和庄瑶瑶（2021）指出，在疫情之后国际中文教学进入线上化转型期，国际中文教师的教师信息素养提升未能跟上世界语言教学的发展速度，对教师如何提高信息素养的策略研究仍显匮乏。赖春和苏彦方（2021）在研究教师如何影响学生线上自主学习时，将教师定位为“使用技术意图的核心预测者”，这说明了教师或线上课程的开发者担任预测者的角色，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该研究通过三个关键组件预测学生意图：a. 态度组件；b. 感知行为控制组件；c. 社会影响组件。这三个关键组件可以为教师借助网络社群进行语言教学提供方向指引。

陈丽（2004）发表了较有影响力的“远程教育交互层次塔”的三层模型，将远程教育中的交互创新性地区分为了操作交互、信息交互以及概念交互，然而遗憾的是，陈丽（2004）的研究将重点放在了信息层面和概念层面，对于最基础的“操作层面”上的研究并不重视，但操作和信息交互密不可分，没有科学的媒体交互设计，信息就无法得以传达。

### 3 CLSE 应用于营造线上中文教学语言环境的功能设置

CLSE 是一个汉语学习的专门类网站，相对于 Facebook、Pinterest 等复合类平台，它的功能更为单一，讨论的话题全部集中于汉语学习中，有专门的网站维护人员和严格的审核机制，保证了平台内容的纯粹性。

在这个网站上，有汉语母语人士和其他第二语言学习者回答有关汉语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会经历用户投票，能够在众多问题中过滤出有价值的提问。

在内容交互上，所有的讨论者都是以“提问—回答”为互动模式，不存在实时通信的私聊功能，也没有单纯的观点帖、故事帖或者分享帖，发帖的唯一形式只有提问。这样的规定使平台的工具性功能强于沟通性功能，由于该平台目的性强，网络环境较单纯，无效信息少，相比其他没有学习属性的社交平台，更适宜作为与课堂内容紧密衔接的教学辅助工具。

#### 3.1 CLSE 的工具交互

在工具交互层面上，网站提供 tags 标签功能，每个问题都会被列入相应的标签。

图 1. CLSE 的帖子列表呈现方式



标签可以快速地让使用者了解这个帖子的聚焦信息，也为搜索提供了帮助。对于想要进行专项学习的语言学习者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例如对汉字知识和字源、词源感兴趣的学习者，可以通过筛选“ethnology”这个标签来浏览以往所有关于字源、词源的提问。按照发帖量计算，最热门的标签前三名是 translation（词句翻译），grammar（语法）和 meaning（意义解释），由热门标签也可以侧面反映出该网站在学习方面所保持的纯粹性，认知类问答占大多数。通过

对标签下帖子个数的统计和分析, 教学者可以很轻易地看出学习者所关注的重点, 以及在这个网站上面, 学习者更倾向于求助哪一类信息, 能够一定程度地反应成员的使用习惯。

同时, 该网站上每个帖子都会展示该问题的热度和浏览量, 每个回答前面有赞同数, 这对于教学者是一个有力的参考, 通过热度可以知道学习者究竟对什么感兴趣, 需求是什么。通过赞同数, 学习者可以在诸多回答中快速甄别最有价值的回答。

图 2. CLSE 帖子热度数据呈现方式



主页中的问题默认是以时间顺序排列, 但是也可以选择以热度排列, 方便大家在“最新”和“最热”的帖子中切换浏览。题主有关闭帖子的权利, 当他已经得到满意的答案, 或者不需要更多回答时, 他可以关闭该问题, 让它只能被浏览, 不能再继续跟帖, 该功能话题可以使得平台过滤过时问题, 在展示时降低显示权重, 优先展示正在活跃的帖子, 保持最新的讨论度, 不浪费问答的平台资源。

### 3.2 CLSE 的内容交互

为了了解该平台的学习者与学习内容的交互情况, 并分析其交互的主要内容, 我们参考 Peeters (2018) 所做的“互动交流和教学意义模型”, 对该平台上截止 2022 年 3 月 15 日, 热度排名前 500 的帖子进行了编码分类。

在表 1 中, “发帖数”为帖子个数, 一个标题即统计为一个帖子; “回复数”为每个帖子下面回复的次数, 一次回帖即统计为一个回复, “平均回复量”的计算方式为回复数除以发帖数(如编码为 C1 的帖子平均回复量 =  $62/20=3.10$ , 以次为单位), 平均回复量显示了每种内容编码下帖子的回复热度, 平均回复量越高, 说明越多人关注这一帖子, 该主题的回复热度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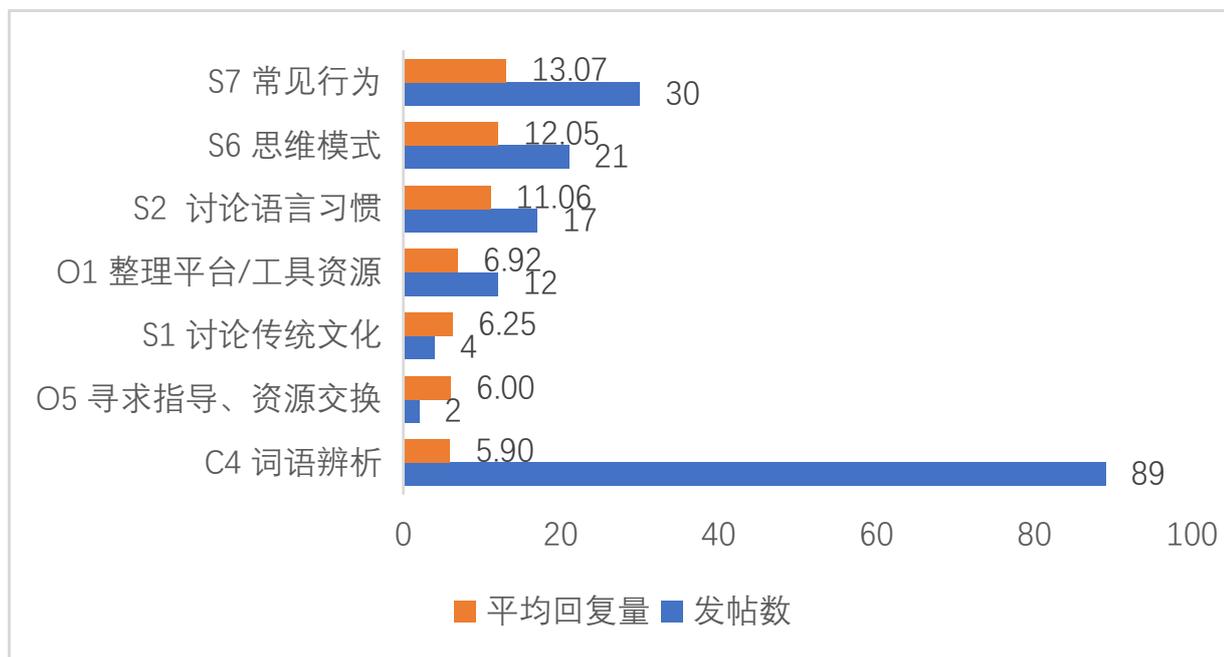
表 1. CLSE 的发帖主题及统计结果

交流模型分类	交互行为	内容	编码	发帖数	回复数	平均回复量
认知	翻译	讨论现有文本意义	C1	20	62	3.10
		讨论如何翻译现有文本	C2	12	21	1.75
		同义互换	C3	4	11	2.75
	厘清意义	词语辨析	C4	89	525	5.90
		字词用法	C5	23	115	5.00
	语音	拼音及音变	C6	13	27	2.08
		多音字	C7	10	23	2.30
元认知	反思	评价学习方法	M1	19	36	1.89
		评价学习进度	M2	4	12	3.00
		评价过往表现	M3	11	24	2.18
	总结	根据表现总结出经验及方法	M4	15	66	4.40
	计划	对以后学习作出规划	M5	4	7	1.75

资源组织	整理资源	整理平台 / 工具资源	O1	12	83	6.92
		整理个人经验 / 笔记	O2	10	32	3.20
	寻求资源	寻求现有资源	O3	7	30	4.29
		寻求经验、总结	O4	4	15	3.75
		寻求指导、资源交换	O5	2	12	6.00
文化与社会	文化	讨论传统文化	S1	4	25	6.25
		讨论语言习惯	S2	17	188	11.06
	历史	字源 / 词源	S3	31	154	4.97
		古体字、简繁体	S4	29	117	4.03
		历史事件	S5	6	27	4.50
	社会习惯	思维模式	S6	21	253	12.05
		常见行为	S7	30	392	13.07

由数据结果可知，平均回复量最高的帖子为：常见行为、思维模式、语言习惯、平台 / 工具资源、传统文化、指导 / 资源交换、词语辨析（从高到低排列，见下图橙色柱），同时整理这几类帖子的发帖数（见图 3 的蓝色柱）并合并两个数据图后，我们发现，回复量最高的帖子并不是发帖数最多的，也就是说，提问最多的帖子类型，并没有收到最多的回复。“词语辨析”类帖子有着最高的数量，但是平均来看大家对于“常见行为”类的帖子却有着最高的回复热情。

图 3. 平均回复量及发帖数柱状对比图



这一差距原因在于话题本身的可讨论度，图中回复率前三名的话题“常见行为”“思维模式”“语言习惯”均为“文化与社会”大类下的话题，这类话题没有固定答案，主观性较强，与生活密切相关，甚至不需要过高的语言水平就能回答大部分问题，回帖者的回复欲望和讨论欲望都更高，相应的讨论轮次就会更长，回复率变高。

我们可以通过 CLSE 中一个“文化与社会”类的具体帖子，通过这个例子来更加直观地了解，为何这一大类下的讨论能够达成多轮次的讨论。

图 4. 社会文化类帖子内部讨论示例

### Addressing women as "小姐" in Northern China

Asked 9 years, 4 months ago Modified 5 months ago Viewed 4k times

Where in China using 小姐 is ok? I sometimes hear 小姐 in Taiwan movies. And is it ok to use 小姐 in 香港? – Denis Kucherov Nov 30, 2012 at 12:11

2 In 香港, it's fine to use 小姐, but do note that in 香港, we use Cantonese, not Mandarin. – Russell Dec 2, 2012 at 6:34

I hear this more in Taiwan, but I'm still a little scared to use it. – Matthew Rudy 马泰 Dec 3, 2012 at 8:24

@MatthewRudy马泰 I hear it a lot in Taiwanese movies. For example in 斗牛要不要. From this movie its clear that 小姐 used in polite and not flirting way. So I guess that in Taiwan 小姐 has quite a different meaning. – Denis Kucherov Dec 3, 2012 at 13:20

@DenisKucherov The basic meaning is the same. I don't know where the hooker meaning come from. And the hooker meaning is still slang, in my opinion. – fefe Dec 4, 2012 at 11:23

Show 1 more comment

图 4 是一个网站上高投票高浏览数的帖子，大家关于“小姐”这一称呼在是否礼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称呼语是人们用来表示被称呼者的身份，随着不同地域不同语境的变化，习惯性的称呼语都会不同，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与当地文化和方言习惯都有关联，所以在该提问中也明确界定出了“中国北方”这一地域，显然，提问的汉语学习者意识到了这一称呼在中国的南北差异。

最高轮次的一次对话发生在几个国外的汉语学习者之间，他们分享了自己听到“小姐”这一称呼的场所和地域，从自身的经历出发来讨论中国人对这一称呼的想法，比如一个网络汉语学习者表示“我在香港，这里的人们会比较自然地使用这一称呼，不知道粤语和普通话在这一点上有没有相同性”，另一学习者回帖说：“我在看台湾电视剧时听到过这样的称呼，比如在XX电视剧里，这一称呼没有任何不尊重的意思。”

在社会文化的议题下，非母语的学习者只能通过主观的感受来判断当地的某一语言习惯，通过在语境中判断某一词汇的用法和色彩意义，如果没有母语者明确指出差异，这种感知就会停留在基于个人经历的猜测阶段，所以这几位学习者都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只是分享了各自的经历。

在另一回答中，有母语者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横向对比了多个称呼的不同之处。

图 5. 社会文化类帖子中母语者的回复示例

7 Answers Sorted by: Highest score (default)

▲ Yes. It is an issue. But 姐 or 大姐 is not very appropriate sometimes.

11

- You can use 姐 or 大姐 to call a lady who is elder than you. But they'd better be not very young.
- To call a young lady, 美女 is popular now in cities, though maybe they are not really very beautiful.
- If there is some context, like to call a waitress, just use 服务员 or other address expressing their jobs.
- And at last, 女士, literal translation of lady, is always a choice.

Edited: It is an issue not because the meaning is used by everyone. But there are too many use cases, nobody wants to be misunderstood. Ironic, this is something like Gresham's Law.

Share Improve this answer Follow edited Dec 4, 2012 at 18:26 answered Nov 30, 2012 at 8:18 halfelf 1,073 ● 6 ● 13

该回答将“姐”“大姐”“美女”“女士”以及女性的“服务员”这些称呼的使用场景都展开作了介绍,认为在一些情况下,用某些称呼确实会显得不礼貌,认为称呼是否礼貌因人而异,并给出了自己的使用建议。

可见母语者在回答此类问题的时候更具有抽象概括的能力,有“提炼出规则”的强烈意识,不会只停留在个体经历的层面。但是这种概括较为主观,而且平台上的母语者虽然能够熟练地使用汉语,但不一定真正具有对自己母语的概括能力,因此这种知识的输出不具有权威性,往往会被其他回帖者反驳或补充,因此也会造成多个回复轮次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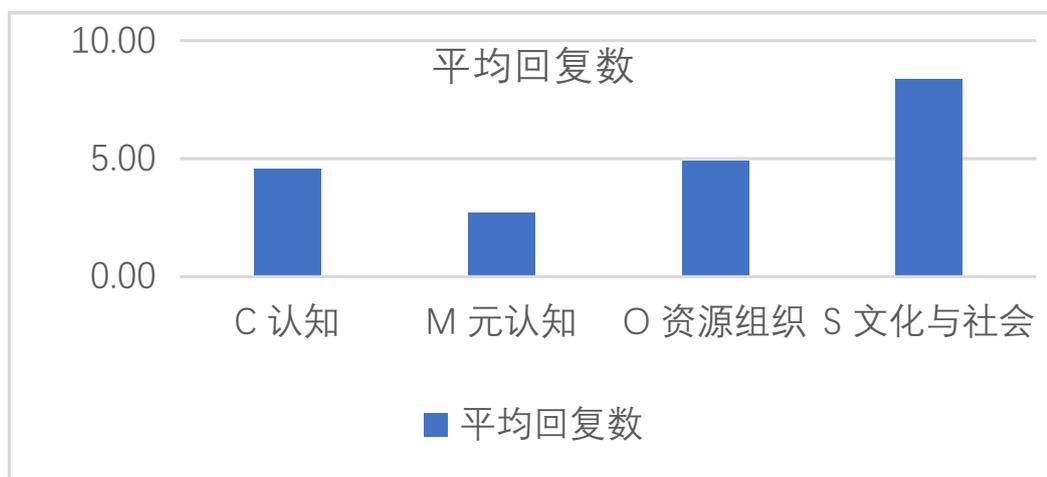
多轮次的讨论对于社会文化类的帖子来说非常常见,但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此类问题往往涉及了地域差异和个人的语言习惯,哪怕是母语者也不能达成共识,但哪怕没有讨论出所有人共识之下绝对正确的答案,这种多轮次的讨论仍为汉语学习者提供了多个视角,多方位的观点,实质上能够帮助学习者辩证性地思考以及深入地理解社会文化相关的问题。

而“认知”和“元认知”类的话题因为答案比较固定统一,所以问题很快能够被解决,没有过多的讨论空间,讨论的轮次相应的也就较少。

同时,由于此类话题有一定的语言水平门槛,所以初级阶段的学习者通常只会作为观望者和学习者,并不会过多地参与讨论,而由于上文提到,学习网站的初学者比例较高,所以能够回复此类话题的人群基数本身就较小,也导致了较低的回复率。

在对四个大类的平均回复数作出的统计(见图6)也应证了这一观点,最高的回复数为文化与社会类,认知和元认知的回复数都相对较低。

图 6. CLSE 各类帖子平均回复数统计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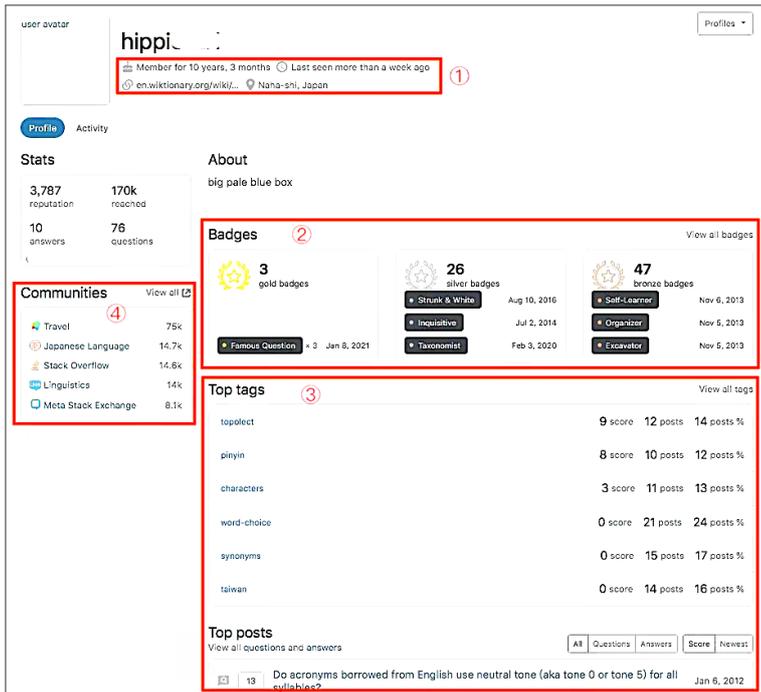
### 3.3 CLSE 学习者间的情景交互

CLSE 的交流形式都是以文字发帖、回帖为主,讨论过程均是文本内容,不提供语音、视频等其他互动功能,也没有专门的资源共享模块可以存储学习材料,只能通过外部链接的形式进行资源分享。

其次,CLSE 平台为用户设置了个人主页,在个人主页上会提供该用户的基础信息和常活跃的板块,通过个人主页,学习者之间能够快速地进行互相了解,建立第一步身份认同。

在 CLSE 上学习者之间不能建立群组,所有的同伴交互都是以问答回帖的形式进行,这种单一的情景交互很难在学习者之间搭建起更深入了解的桥梁,网站本身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用户的个人主页上进行了拓展。下图为一个用户的个人主页,共有四大板块的关键信息。

图 7. CLSE 用户个人主页



第①版块为用户的基础信息，包括加入网站的时间，最后活跃时间和所在地。这个版块可以判断该用户是否为深度用户，以及他是否还在持续使用这个网站，为同侪们是否选择与其互动提供参考。同时，这个版块还标注出了该用户所在地区，有利于同样来自这个地方的学习者找到他。

第②版块为用户的徽章，这些徽章会在用户的每一次发言中都跟在用户的昵称后面，是身份的象征，活跃程度越高，贡献越多，参与话题越多，就会获得越高等级的徽章。

第③版块详细地统计了该成员在每个标签下的贡献度，并排列出了他/她热度最高的帖子。这个版块能够反映出该用户擅长和关心的领域。

第④版块是一个外部链接的延伸，CLSE 虽然有功能上的局限性，不能满足一些用户的社交需求，但它有极强的开放性，链接了很多外部平台和论坛，由于 StackExchange 是一个多端口网站，从中文学习出发，可以连接到 Sports-StackExchange、Travel-StackExchange 等平台，一个用户可以加入多个 StackExchange 社区，所以浏览一个用户的主页，就可以看到他在哪些类型的社区中有活跃度，能够全面地了解一个用户，这有助于学习者互相之间的深入了解，并寻找和自己契合度更高的伙伴，发掘更多不同的话题。

在四个版块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第二版块中的徽章制度，这个徽章制度是 StackExchange 的专属制度，但同类型的给用户分层级的行为在各种网络平台上非常常见。

这种用户的层级模式依托于平台对于用户的认证系统，当某些用户的使用时长达到一定长度，将会被平台划定为深度用户，获得一定的身份头衔，而在某专业领域有特殊身份的专业人士，会被平台授予“大V”等特殊身份，这些认证将会以昵称后缀或者个人主页标志的形式呈现，自然而然的，有特殊身份的用户发言的权威性和号召力会强于层级较低的普通用户。在一些以知识传播为主要内容的平台（如 Quora、知乎、StackExchange 等）中，这种层级的划分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学习者来说，网络平台有五花八门的信息，信息的真假和重要性很难被辨别，当有了层级制度，有平台认证的用户的发言则自然而然更具有指引性和权威性，这样的身份标示对其他学习者筛选信息有着重要作用。

## 4 利用网络社群营造线上中文教学语言环境的意见和建议

### 4.1 基于教师视角的意见和建议

将课程放置于开放的网络环境后，学习者可以接触到的信息除了国际中文教师想要学生理解的关键信息，还有大量网络碎片信息。不同的网络平台和网络社群内部的信息结构存在着鲜明的差异。基于构造健康学习社区的目标和实现总体教学目标，教师应该有限度地对网络环境中出现的学习信息进行规划和干预。

首先，建议分类使用网络社群。在介绍学生进入网络平台进行学习之前，教师需要帮助学生筛选适宜展开学习活动的网络社群，在工具层面的设计上判断该平台是否是“初学者友好”。筛选的内容包括：选择适宜辅助教学、商业化程度低的网络平台，选择平台内部学习生态较好的社群环境，这两个选择将直接决定了学生在接触新学习环境的适应程度。在国际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在课前让学生到指定的开放类的综合平台中随意浏览与课文话题相关的帖子，了解一些有趣的语言类知识，扩大词汇量，并收集相关学习资源在课上与同学们分享。课后，可以布置学生在专门类语言学习平台上发帖提问，或者将课上所写的作文发布到平台上，获得其他学习者对作文的意见和评价，教师可以在每节课的结束之前都抛出一个有关中国社会或文化的思考题让学生作答，然后再到学习平台上搜集网友的答案。有意识地让网络社群的互动参与到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逐渐培养起学生自觉使用网络社群进行中文学习的习惯。

其次，建议过滤网络碎片信息。网络中的信息并非所有都受教师控制，对于网络中散乱的碎片信息，教师需要借助自己的教学经验，预测学生可能遇到的困惑和陷阱。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教师不可能规避所有冗余和错误信息，所以要有意识地训练学生自己过滤信息。例如，选择具有用户分级制度的网络平台（比如 CLSE 的徽章制度），引导学生关注发帖者的层次等级，让学生重视帖子热度、浏览量、点赞数等工具层面的提示，培养学生借助工具信息判断信息可靠程度的意识。在对信息进行规划的同时，教师应该注意干预的界限，要放弃过度保护学生的心态，需要意识到，只要进入开放的网络平台，学生就势必会暴露在大量冗杂的信息之下，如果教师过度地筛选信息，就限制了学习者在目的语社群中与其他学习者乃至母语者的交流机会，学习者接触到的语料便也不再能代表目的语环境下的真实语用情况，这种被“量体裁衣”之后的教学材料 (pedagogical material) (曾稚妮, 2018) 背离了使用开放平台辅助语言教学的初心。

最后，利用后台监控学习进程。学习者们在网络社区中仍旧需要固定的时间和频率来学习，完全碎片化的时间状态会给寻找学习伙伴和周期化学习复习造成阻碍。为了跨过这一阻碍，需要教师对学生的网上学习时间进行规划和必要的监督。CLSE 这类专门为语言学习设计的网站会在用户主页上展示学生参与的帖子，发布的帖子，有助于教师快速判断学习者的完成情况；学生获得的点赞和徽章可侧面反映学生在网络学习的深度，对积极参与的学生有鼓励作用。

### 4.2 基于学生视角的意见和建议

社群活动存在着规则。网络社群内部存在着《成员行为准则》这类显性的规则，以及成员之间心照不宣的潜在行为规范，这些隐藏于表面的规范往往是在成员互动之时逐渐成型的，也成为了维系成员的纽带，往往会被内化成为成员对社区认同感的一部分。

首先，学生应当建立规则意识。在将某网络社群引进到中文教学之中时，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宣讲该社群存在的显性和隐性规则，以便学习者更好更快地融入该社群的文化之中。中文学习者很有可能在学习初期和中期存在阅读上的障碍，无法分辨语气和不同表达的情感色彩，所以对规则的理解尤为重要，什么样的回帖语言更为得体礼貌，中国人有什么样的提问和道谢

习惯,如何发帖更为醒目突出,如何在不泄漏个人隐私信息的情况下转存资源等,都是可以进行引导的方面。部分社群存在着的特殊规则,比如一天之内不能顶帖超过一定次数,禁止涉及部分话题,帖子标题有统一的固定格式等,以免因为不懂规则而被管理员删帖或清退。

其次,学生应当报告参与情况。学生应该定期地向老师报告网络社群的参与情况。由于后台只能统计数据,不能反映学生的使用过程,所以学生在参与网络互动时所遇到的操作困难,社交障碍和心理压力是不能被后台所识别的,需要给学生开通更直接的反馈通道,以固定频率让学生报告参与情况。报告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学生可以以书面或邮件的形式提交,填写教师准备的调查问卷,或者在课堂中以课堂展示的形式向全班分享自己的收获和困惑。教师在收到学生的报告之后应该及时回应,为遇到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在运用网络社群进行教学时,给学生“无限的自由”反而会造成他们的困扰,使他们感到无所适从(曾稚妮,2018),当学生意识到教师会定期地倾听他们的收获和困难,指出他们的问题并提供帮助时,学生会对网络交流更为自信,进步也会更为快速和显著。

最后,学生应当培养社群社交能力。网络空间也是一个社会,培养学生的社交能力对于在网络社群中进行语言学习至关重要。Walker(2003)提出的“习得式教学”目标就是让学生能够不管在什么样的学习环境中,都能够善用各种机会,拓展自己的语言技能和文化知识,实现终身学习。在网络平台上开展社交,通过与其他学习者的互动获取目的语及目的语国家文化知识对于实现该目标有着积极作用。在网络社群中可以很自然地形成了地缘聚落、兴趣爱好聚落以及现实需求驱动聚落等内部“圈子”。地缘聚落通过地理上的共同性建立起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兴趣爱好聚落因为共同的爱好和喜欢的事物建立了成员间的链接,现实需求驱动聚落让有共同考级、留学或考试目标的学习者找到了战友。教师可以鼓励学生们参与到这些聚落中,形成自己在网络空间里的“圈子”。这些圈子可以是和学习相关的,也可以是完全娱乐化的,在这种圈子中,发言不再是以单纯的“学习语言”为目标。当学生真正和其他学习者讨论感兴趣的话题时,语言输出便成为了自然而然的事情。表达欲是最好的驱动力,当学习者在自己的圈子中有了真正想要参与,想要讨论的话题,他便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成为了意见的输出者。在自己喜爱并熟悉的圈子里,学习者能够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和认同感,缓解焦虑和抒发学习中的消极情绪,提高自信,建立归属感,从而加强学习动机。同时,一些兴趣爱好聚落内部除了语言学习内容,还有对电影、旅游、音乐等共同爱好的讨论,这些轻松的内容能够减轻线上语言学习的枯燥性,激发学习者的探索欲望,在浏览时不自觉地接触到这些目的语相关的有趣周边信息,甚至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这种模式不容易引发学习者的抵触情绪,学习过程中愉悦感十足,能获得较好的学习体验。

## 5 结语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认为在国际中文教育教学实践中,中文教师在网络社群中需充当规划者和引导者的角色,积极利用网络社群营造良好的线上中文教学语言环境。教师应帮助学生过滤网络信息,分类使用不同类型的网络社群以最大化其优势,注重培养学生的互动技能,鼓励学生建立自己的网络学习圈子,并对网络学习进程进行监督,及时给予反馈。国际学生在网络社群中的有效互动模式对于他们在线自主写作能力的养成是有借鉴价值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过滤网络碎片信息的重要性。比如,讨论区存在着大量的与语言学习相关性不强的内容,例如广告、招聘、找打卡同伴等帖子,这些信息在进入网络社群初期都是不必要的认知负荷。如果没有教师有意识的过滤和引导,学生很有可能迷失在大量的无效信息之中,产生不适感甚至是抵触情绪。过滤信息的方法可分为显性过滤和隐性过滤。教师提前筛选内容优质,符合教学进度的语言学习类帖子,有意识地指定学生去浏览这些帖子,可以

显性地过滤信息。同时,也可以通过发布任务,围绕某主题展开讨论或通过书写感想的隐性方式过滤信息。在学生准备讨论和书写感想的过程中,会自主地搜索符合教学内容的关键词,规避掉了漫无目的的浏览行为。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通过判断哪些信息是任务所不需要的,来加深对教学主题的理解,提高师生的教学获得感。

## 基金信息

本文系 202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积极心理学视域下汉语二语在线写作教学的创新研究”(项目编号: 22YJC74008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参考文献

- Akbari, E., Naderi, A., Simons, R. J., & Pilot, A. (2016). Student engagement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rough online social networks. *Asian-Pacific Journal of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1, 1-22.
- Benson, P. (2013).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Autonomy in language learning*. Routledge.
- Blyth, D. A., & LaCroix-Dalluhn, L. (2011). Expanded learning time and opportunities: Key principles, driving perspectives, and major challenges. *New Directions for Youth Development*, 131, 15-27.
- Blattner, G., & Fiori, M. (2009). Facebook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Promises and possibil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Distance Learning*, 6(1), 17-28.
- Ducate, L. C., Anderson, L. L., & Moreno, N. (2011). *Wading through the world of wikis: An analysis of three wiki projects*.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44(3), 495-524.
- Fernández Dobao, A. (2016). Peer interaction and learning: A focus on the silent learner. In M. Sato & S. Ballinger (Eds.), *Peer interac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Pedagogical potential and research agenda* (pp. 33-61).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Lai, C., & Gu, M. (2011). Self-regulated out-of-class language learning with technology.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4(4), 317-335.
- Lantolf, J. P., & Beckett, T. G. (2009).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Teaching*, 42(4), 459-475.
- Means, B., Bakia, M., & Murphy, R. (2014). *Learning online: What research tells us about whether, when and how*. Routledge.
- Mills, N. (2011). Situated learning through social networking commun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joint enterprise, mutual engagement, and a shared repertoire. *Calico Journal*, 28(2), 345-368.
- Peeters, W. (2015). Tapping into the educational potential of Facebook: Encouraging out-of-class peer collabor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Studies in Self-Access Learning Journal*, 6(2), 176-190.
- Peeters, W., & Fourie, C. (2016). Academic acculturation in language learning through Facebook: Passing the turning points. *English Text Construction*, 9(2), 292-316.
- Peeters, W. (2018). Applying the networking power of Web 2.0 to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 taxonomy of the online peer interaction process.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31(8), 905-931.
- Prensky, M. (2001).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part 2: Do they really think differently?. *On the Horizon*, 9(6), 1-6.
- Rheingold H. (1993).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 Stan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MIT Press.
- Sato, M., & Ballinger, S. (Eds.). (2016). *Peer interac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Pedagogical*

*potential and research agend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Walker G. (2003). *Some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of a pedagogy of performed culture*. Lecture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陈丽 (2004) 远程学习的教学交互模型和教学交互层次塔, 《中国远程教育》, 5: 24-28。

赖春、苏彦方 (2021) 外语慕课环境下的自主学习: 研究回顾与实践探索, 《外语界》, 1: 2-10。

李宝贵、庄瑶瑶 (2021) 后疫情时代国际中文教师信息素养提升路径探析, 《语言教学与研究》, 4: 34-43。

文秋芳、杨佳 (2020) 从新冠疫情下的语言国际教育比较看国际中文在线教育的战略价值, 《语言教学与研究》, 6: 1-8。

武和平、康小明 (2021) 后疫情时代社会性网络在二语学习中的应用, 《国际中文教育》(中英文), 1: 101-110。

吴剑、王尧美 (2022) 后疫情时代营造在线中文教学语言环境的挑战和策略, 载范明进主编《固本求新: 国际汉语教学的新理念、新思路与新方法》, 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

杨敏、卢成林 (2008) 社会性软件在网络学习中的应用,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3: 66-68。

曾稚妮 (2018) 中文社交问答网络社区中的情境学习——以“知乎”为例, 《美国中文教师学会学报》 3:222-256。

张秀芹、贺玉珍 (2018) 网络实时文本交际互动中的同伴支架研究——与课堂互动相比较,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4: 96-102。

投稿: 2023年9月3日; 接受: 2024年5月30日; 出版: 2024年9月13日

## 作者简介

吴剑,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 现为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 研究领域为国际中文教育, 二语写作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苟馨予, 浙江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 现为联合利华 HR, 研究领域为国际中文教育。

## How to Create a Language Environment for Online Chinese Teaching: Evidence from a Network Community

**Jian Wu**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Xinyu Gou**

Unilever, China

### Abstract

The potential of online communities in creating a language environment for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s enormous.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hould be good at utilizing online communities,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advantages in assisting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avoid possible negative impacts, so a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Stack Exchange is a specialized website for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By describing and discussing its features in three areas: tool interaction between learners and the online community, content interaction between learners and target language cognitive content, and situa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learners, this paper aim to investigate how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ers can use a network community for teaching. Classified use of online communities, filtering of online debris information, background monitoring of learning processes, establishing awareness of rules, and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enter interest groups, all of the above strategies are effective and feasible. The effective interaction model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online communities is of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online independent writing abilities.

### Keywords

Online community, language environment,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Jian Wu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at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ince 2016. He graduated fro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He is a Ph.D. i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His research interest mainly focus o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Xinyu Gou* is a HR at Unilever China. She graduated from Zhejiang University and received a master's degree. Her research interest mainly focus o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